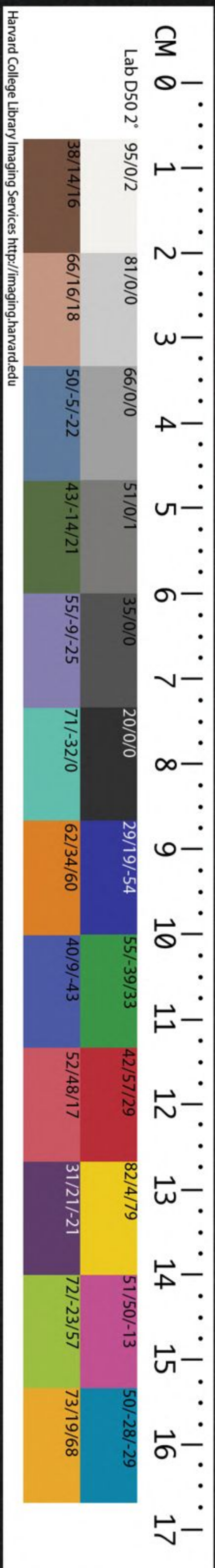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5 /4165.72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劉玄劉盆子傳第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

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

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亭兩都尉游微

後來用調羹味游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

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

白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菹而

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芎鳧菹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折頭黑色可食芎

音胡了反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

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

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離聚

鄉小曰聚前書曰收合離鄉置大城中即數月間至

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荆州牧某史闕發奔命二

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

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復輜重續漢書曰牧

欲北歸隨武

縣名屬江夏和城轉守雲杜安陸

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王莽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

黨朱鮪張卬等續漢書北入南陽號新市六皆自

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平林

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

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眾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

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

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滎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

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

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為天子以尤

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

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為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

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

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

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收璽

劉玄傳

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歿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

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怍顏色變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

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邛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

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郟

城縣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

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

陰平縣屬廣漢國

驃騎大

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

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

接

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

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

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

自縱放若此韓夫人猶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

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抵擊

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劔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

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

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

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

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

內侯公羊傳曰炊亨為養軍帥將軍劉攽曰案是時多置軍師

當作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

言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天宿九卿下括河

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陟八

十一元士法谷阜合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為帝佐以匡綱紀

因下江平陵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

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

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緣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

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

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

宜致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後漢書劉玄傳 六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
于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
庇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
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

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
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

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
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

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
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

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

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
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敢

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

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杜縱出
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
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魏州湖城縣之間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
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
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

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

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

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

振以拒之振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振城即此也張印廖湛胡殷

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驅虜

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驅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人俱成前計侍中劉能

月朝作飲食為臘其俗語曰臘臘社伏豨音丑子反臘音婁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印等印等皆

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

待於外廬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

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

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

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印等同謀乃

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

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

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

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

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

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

城門出

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

北面之中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

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

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

都尉嚴本

本或作平或作丕

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

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

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

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

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

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

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

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

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

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

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

焉

謝祿有之
赤眉恩也

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

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

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

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即春

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

州縣故曰徙封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

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三師

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漢起驅輕黠烏

合之眾輕黠謂輕銳桀黠也烏合如烏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

而旌旃之所搗及搗與麾同書文之所通彼莫不折戈頓

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

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

與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高帝孫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

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

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

子名育為游微犯罪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

貲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酷者

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

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

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

君能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

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

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猛虎言其勇也今為益字益與猛虎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

相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

幽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

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

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觀

記曰樊崇字細君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

人崇同郡人逢安

劉放曰案逢字從夆音龐字自今夆非借逢為龐音此傳內皆誤

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穉謝祿

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

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因擊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

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

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

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

南城縣屬東海郡有

南城山因以為名也

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

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

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

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

○劉攽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

名或鄉官也亦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吏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王莽遣下直稱巨人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

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

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

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

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

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

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

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

莽沂平大尹

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

戰敗死者數千人

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

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
 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
 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
 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
 河南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
 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
 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
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
齊星河書曰陸渾縣有關於今洛州伊闕縣西南

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楚
 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
 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以求福助

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盆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

巫狂

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

縣官謂天子也

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
 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
 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

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縣乃相與議

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

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

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

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放曰

索吏當為史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

前西安侯劉季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

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符

中札簡也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詣三老從

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

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

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

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還依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

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

一枚即半頭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乘軒車大馬

情之製也劉盆子傳十四

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

絳檐絡

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

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

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

遂共推宜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

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

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

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

謹謹也謹音火完反

拔劍擊柱不能

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也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

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

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

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請其書已名也

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劍罵曰

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看亦兒亂也

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眾

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

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

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得數百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菹根爾雅曰葵蘆菹音步山反菹字或作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

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

其泉宮有祭祠之所樂八謂掌祭天之樂者也

見盆子叩頭言饑盆

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

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

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

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

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

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

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矣事邪劉恭為式矣言衆立天子非恭

所預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

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入所致願乞骸骨避

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

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唏與崇等及會者數百

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

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

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

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

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

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

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

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

祿救至夜戰橐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

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一萬人與逢安戰于杜陵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
 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
 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
 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
 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
 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
 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
 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
 武乃遣破姦將人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
 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

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

湖城縣西南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將

異破之於嶠底即嶠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

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

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巖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

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因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

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

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

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

釋名曰蚩癡也

又謂崇等曰得無悔

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宜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

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

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缺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缺之錚

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也詩曰倭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倭倭者凡

傭之人稍為勝也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

社稷汙井竈

溺音奴弔反

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

劉攽曰案文

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

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

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

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

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
 與徐宣俱歸鄉里卒于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
 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
 病失明與盆子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
 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
 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假借也言聖

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

阻恃也

盆子探符雖盜皇器

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

乃食均輸

卷終

後漢書卷之四十二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主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王明皇歷常

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

景帝七代孫也

好奇數

術任侯子趙魏聞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侯王莽

篡位長安中或言稱成帝于子與者莽殺之

王莽傳日時男

子武子與是詐稱真子與云母故成帝誣者嘗

下殿辛儻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

館趙后欲害之

趙飛驚也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日宮婢

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與年十二○劉放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與此少一子字識命

老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陽

楚所封也在今歸州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

以須天時也須侍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

張參等通謀規其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

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與以觀眾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鄆郢城

止于王宮故趙王之官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

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

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放曰案文多下一日字凡有日字皆史臣所加

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與者也咎遭趙氏之禍因

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

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益討

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

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

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

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

後漢書 王昌傳 二

持帝號諸典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

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

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

就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

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

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于是趙國以

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

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狗牙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

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日久守

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邯

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

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

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

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

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

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

傳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

元始中立于平帝外家衛氏交通

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

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

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

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

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

沛等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強為橫

行將軍

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非佼音絞

是時東海人董憲起

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

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

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蓋延

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

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

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

廣樂而臣于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

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

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
 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
 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
 為海西王于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于廣樂周
 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
 城迎永反音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
 與茂建走鄴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
 首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
 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

將軍霸圍紆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

出兵與武等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

茂紆等皆走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

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于西防彊與劉

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

縣西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

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其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

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
 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
 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
 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
 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
 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

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
 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
 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眾軍進
 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
 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
 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
 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蕃

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救各堅壁以待其敝項之五校糧盡果引去
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奔散遣吳

漢追擊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

入繪山繪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繪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

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

突拔郟憲與龐萌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

立石以爲闕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

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

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

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劉攽曰按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

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

校尉韓湛追斬憲于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

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

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

遣魏郡王閔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閔為檄曉

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

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于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寔廣寔漸也兵甲日盛王閔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劔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閔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

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

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閔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人多詐汲黯曰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

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于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

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

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

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

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

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

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

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

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

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

侍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恒

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闈二轡黃圖日未央宮

有宣德殿闈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

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

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

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

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闕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

王莽每郡置屬

令職如都尉

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

莽以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

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

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

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

廬江舒縣

至六年正月

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

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

追斬

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

歸等猶聚眾數千人屯潯山攻殺安風令

潯山安風皆縣名屬

廬江郡潯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

楊州

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尅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

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

曉喻其意而降之也

于是乘單車駕白

馬往說而降之潯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

偉容貌能飲飯

飯音扶遠反

有威于邊王莽居攝誅不附

一福 二福 三福

已者宏與何武鮑宣竝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

大司空士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敞曰案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

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少置大夫三人一大夫八字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

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

陽抵父時吏抵歸也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

謂幽并也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漢竝鄉

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

安樂令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及光武鎮慰河北

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

漢帝以善招之必取非專為故人也

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眾多疑感

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况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

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

王梁狐奴縣名屬漁陽郡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于廣阿光

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

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負恃也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

日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
 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
 所以失望浮因日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
 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
 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
 不至于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竝為三公而
 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
 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
 鐵官寵轉以買穀買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

相能浮數譖搆之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

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譖已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

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

怨于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

因留于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

攻朱浮于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

况俱有重功而恩賞竝薄數遣使要誘况况不受輒

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

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也若汝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

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

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

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

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

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脇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

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羸

憤踰城堯徒摧之

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爐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

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

無親于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

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

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敎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劉攽曰案文

多一命字敎即敎下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

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捧其妻頭擊其頰驚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

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于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

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
 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
 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
 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
 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即斬寵及妻
 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
 且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
 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為將軍國師韓
 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

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

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
 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克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
 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將軍立
 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
 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
 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
 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

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

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

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

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匈奴王

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

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

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

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

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

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

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

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

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尅十二

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

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

關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為名下有鐫羗侯即其

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

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

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繪二萬匹囚使和集匈奴芳上

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

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迎羗戎北懷

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竝起往往

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于奉承宗廟典立社

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

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

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

藩無以報塞重責翼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

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自道還憂恐乃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

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

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

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

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

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占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于

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

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

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

執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于人心深矣屬

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思之

不伐又况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

于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放曰案文國上少一因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

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

月之間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佗被謂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

略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

發英靈訓憚畏之也

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野戰群龍

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又曰群龍無首吉

僭詐梁齊連鋒

梁王劉永齊王張步寵負強地 憲榮深江

起廬江也 實惟非律代委神邦

破滅委棄其神阜之國伏于光武也

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言反叛非用師之法故更代

後漢書卷之四十三

隗囂公孫述傳第三 囂音五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少

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 王莽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

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 歆死囂歸鄉里季父

崔素豪俠能通衆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于是乃與

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

曰夫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聽

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 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

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為舉事宜

立主以一眾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

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

囂言者乃敢從命眾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

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至說囂曰足下欲

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

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于眾

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

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

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

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祝畢

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坎

其牲加書干上而葬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

該音引字詁鋌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盞盞之類前書甸

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邵云留犁飯

七也撓攪也以此而七攪血而殺之今亦奉盤措是而軟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

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典輔劉宗如

懷姦慮明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神墜厥命厥

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鑊進護軍舉手揖諸將

軍曰鑊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

而葬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

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

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

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

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

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

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

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

○劉歆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

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

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

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

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

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

下言當代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

釐

漢之意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

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謂仙人

為祥應也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

後漢書

隗囂傳

三

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天下昭然所共聞見

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

父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

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

發言于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

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

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

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

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而莽下三

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

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

元帝告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

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王

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銅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大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

澤不得採取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

昭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

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

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構櫺飾以金銅

也。劉歆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

有子不當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

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

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一口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法灌以

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葬之政令

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

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

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十等

此謂六也背分縣官主鈔收其利增重賦歛刻剥百姓厚自奉養

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單問人者莽令

為多于外貨賄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銀炭沒

為市侵漁百姓莽時關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半沒入

入鍾官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鎗其

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徒隸殷積數

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

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

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西侵羗戎東摘濊貊

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摘擾也西羗麗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

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

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為寇

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

之瀕滌地無類

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

故攻戰之所敗苛法

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

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

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

顛殞還自誅刈

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

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

王涉

涉曲陽侯根之子也

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九執

宗陳茂舉眾外降

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餘竝見光武紀

今山東之

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

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

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

興滅繼絕封

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

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盡收其王為侯單于曰

麗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服其爵號

然後還師振旅櫜弓臥鼓

周禮曰出

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猶息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

所庶無負子之責

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

器乃勒兵

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

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

無叛者囂乃移書于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

于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

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

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

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因止之囂

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

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而大事革創革創謂英雄未

集以望異域之人流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欲

宗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王曰王欲

行此

識

隗者乎于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問之樂毅自故欽承

魏往馳行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尹封也

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

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後又益會羽翮比肩

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無者考之德而限

託賓客之上猥猶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

就之分誠終不肯其本二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

踐乘偏舟于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

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

論漢倫

後漢書

隗囂傳

七

作扁舟扁特也不當用偏字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不進

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泄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

而况君子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夫以二子之賢勒銘

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

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微徑

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

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

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

之崔義誅死可合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

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

歸政于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

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

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勸兵自守更始使執金

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閉門拒守

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南面西頭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

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

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

安谷恭

恭改清河為平河

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

秉蘇衡鄭興為祭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

以酒沃醑

申屠剛杜林為持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

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

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

杜陵金丹之屬

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于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

鄧禹西擊亦省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

天水囂逆擊破之于高平

縣名今原州言平縣

盡獲輜重于是

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

擊破之又追敗之于烏氏涇陽間

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涼

南涇陽故城是也

囂既有功于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

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

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

厚

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

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

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

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後漢書

後漢書

隗囂傳

九

車殷但駕馬鈇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駕馬最下者也說文鈇青金也似

錫而色青賈誼云鈇刀為鈇言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自責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

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于市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

言一旦而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

價十倍也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少

群騰十里之路然無損于驥驥得使蒼蠅絕群也見

傳敵隔于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面

距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成

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

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如令子陽

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

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禮愈篤其

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

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

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

十

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

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

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

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

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

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

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

胡騎校尉武備置秩二千石也鐫謂鐫繫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

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昔更始

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一也

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倭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

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羈旅危

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

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

舊迹表裏山河秦外山而內河左元請以一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

狩地狩兵

入塞

後漢書

隗囂傳

十一

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

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

脫于淵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泉神龍失執即還與蛇

同真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霧囂心然元計

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

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閒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口

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

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

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鈔

期持珍寶緡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亾失財

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

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亾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

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

棧木為又多設支閣支柱帝知其終不為用亾欲計

之亾猶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

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

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

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亾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

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

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至

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

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

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賜

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

可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汧水

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

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反入匈奴與漢戰故武與之書也云陛下寬仁

諸侯雖有亾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

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

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

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

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

年述以囂為朔寧王欲其寧靜非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勢

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于汧兵並

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

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續漢書云遵降封上雜侯

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

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

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

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

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

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

坻行巡守番須川

番須川與同中相近並在汧

王孟塞雞頭道

雞頭

山道也雞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

牛邯軍瓦亭

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

亭川水在今原州南

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

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

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于長

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

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歆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

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

周洛謂東都也

無所統壹故為

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

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漢

都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允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

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允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

文抵側擊也戰國策蘇秦與李克抵掌而談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

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

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每及西州之事

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

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院當軍衝視

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

滯之中而不滓河也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

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

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黥布杖劍以歸漢

也使甯戚無忘其馭牛於車下也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

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

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

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

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

廣西漢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而田奔李育保上邽

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化也高皇帝

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

召之曰橫來大者王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

小者侯事見前書百且勿誅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歸降遂如黥布云必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

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

延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月餘楊廣死囂窮困

冀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

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紀請自殺以明

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

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

方至漢軍大驚未及城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鄭

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康志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

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未天水童謠曰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塞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上

安得人時囂初起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

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

後漢書 隗囂傳 十六

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秦州

伏羌縣西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

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

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初

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决錄曰平陵之王惠

孟鏘鏘激口叩器述困于東平也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

于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歆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杜林

傳亦可見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

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入胡至武威捕

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

之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于孤立一隅介

于大國東逼于漢南拒于蜀左隴坻雖隘非有百二

之執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肯賀高祖秦得百二焉區區兩

郡隴西天水也以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至

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

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士至投

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隴也謂王捷自刎也夫功全則譽顯業

謝則舉生曰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

之成敗在于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

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

謝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光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

盜徒哀帝時以父任為郎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未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

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後父仁為河南都尉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

都尉秩比二千石也而述補清水長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仁以述年

少遣門下掾隨之官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月餘掾

辭歸自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

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言明察也王莽

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

也復有疢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

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

兵于雒縣商今商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自稱定漢將軍

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眾合數萬

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

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

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
 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
 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
 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韓
 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
 西擊成等比至成都眾數千人遂成大破之成將
 垣副殺成以其眾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
 秦始皇有將垣齮東觀記曰初
副以漢中亭長聚眾
 降成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
 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眾

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

恢本武
 作恢

於綿竹擊寶忠大破

走之

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
 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

由是威震益部功曹

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構議將軍割據千

里地武湯武

枚乘諫吳王曰湯
 武之士不過百里

若奮威德以投天隙

天時之
 間隙也

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

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

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

邛笮
 皆西

南夷國名笮音
 昨見西南夷傳

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

饑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

壤膏腴

無塊曰壤

果實所生無穀而飽

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

瓜瓞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嶠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

女工之業復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

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

可勝用

竹幹竹箭也內盛曰器外盛曰械

又有魚鹽銅銀之利

丙穴出嘉

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提界出銀朱音上朱反提音上移反

浮水轉漕之

便其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

史記

曰建蕭王為扞關以拒蜀

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

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

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復

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

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熊

詩云天命靡常易曰百姓與能

也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公子系

十二為期

說文云八音私系音係胡計反

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

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

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

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以起成都故號

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

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

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

焉述數越嵩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

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

今梁州縣也故城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

在今縣東北也也江州故城在渝州巴縣西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

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

豪桀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

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馬異傳

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

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舩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

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

萬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二年征西將軍馮異擊

鮪育于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

漢兵所敗皆亾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始

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

字走至南陽略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

郡縣眾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

豐敗故二人皆降于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

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

州復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各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

縣西北○劉放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

郡竟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

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

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

常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識

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曜曰孔子

為赤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

二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得再受命

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

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

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

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

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識

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

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

足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倣倣也君非吾賊臣亂

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

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

可力爭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

不答明年隗囂稱臣于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

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

所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與存

之術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無前人之遺

立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

起于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

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于睢水土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于成臯

間項羽射傷漢王項羽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亾

也劉攽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在文勢不可併用兩於字也隗囂遭遇運會割

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

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

方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自走囂不及此時

後漢書 公孫述傳 三

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

賓友處土章句謂鄭興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以器居西

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無東之意

故置之度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

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

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

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

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

王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

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
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

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

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

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

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

王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而

後漢書 公孫述傳 二五

坐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
 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
 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
 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于小事敢
 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
 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驂乘奉車都尉御前驅
 九尊雲罕鳳皇鑾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陛戟然後輦出
 房闈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

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
 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
 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
 囂敗并没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眾心成都
 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
 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
 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
 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
 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

見公評

環安拒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

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

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峽州宜都縣西因據荆門荆門山名也在

今峽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

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

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巴縣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

陽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

信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

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

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歛急攻王元環安

安使刺客殺歛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

子壻史典並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

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頃也

開示恩信勿以來歛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

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

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

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

後漢書 公孫述傳 二六

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立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

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

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忘反又式志反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

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

軍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

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

大戰岑三合二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

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胷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

奔陣刺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

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

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謫漢又讓漢副將劉尚

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

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

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

得麀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

羊啜之盡一盃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

地利貞
不書偽

王師
在不得
辭
數言白

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

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

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

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

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

其無他功能而至于後亾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

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恚遂

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

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衣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其

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頽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

寶也吳起對曰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

在德不在險干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謹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

銜玉者異日談也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王也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跼天數

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傳第四

齊武王縯字伯升

縯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

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

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未盜賊羣起

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

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

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

四方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

皆然之于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

李軌起于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

桂天者若天之柱也使宗室劉

都部者都統其衆也

賓客自稱柱天都部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

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

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

軍大敗姊元弟冲皆過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

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于藍鄉

北陽縣有

引精兵十萬南渡黃淳水

酈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爲黃水又南

經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黃淳水任合唐州湖陽

將蕭該音淳作諄字誤○劉攽曰漢字據注唯當作

黃

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

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宜秋

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乃往爲說合

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于是大饗軍士

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

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

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

之却追黃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

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釜甌鼓行而前破釜

甌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甌與九茂遇

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九茂棄軍走伯升遂

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

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

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

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塾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埠的也埠音之允反自阜賜

死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

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

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

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見不同今赤眉起青徐眾

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

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

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

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

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

之善者也今日稱王以號今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

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

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劔擊地

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

不得有二。眾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

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

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

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

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

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劔視之，繡衣御史中屠建

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更始竟不能發

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

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

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

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光

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

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

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邵云在平津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

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傷也。建武二十七年

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

封石二子為卿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

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車都尉比

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竝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被譖

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

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元年

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郡故城在今潤州江寧縣

東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自虎通

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宗尊為小君

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諸侯之妻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輜輶有擁蔽之車也列女傳曰

稱曰小君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閭必乘安車輜

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

意自斂制也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是剛愎乎至行濁乎大倫濁猶

事曰訴加誣焉曰譖汙也倫理也孔子曰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之于理其貶是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削剛戶三千於

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其遣

謂者收冕及太姬璽綬冕立十七年而降爵冕卒子

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

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

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喜嗣

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

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為毛遂馮驩之徒也其

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

天以父配上帝于明堂將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

攘之中使信先成于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赦岑彭劉公一信而降

以顯義

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

封彭為侯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

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

蜂蠶為戒

蠶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蠶有毒而况國乎

蓋畏此

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詩周頌也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

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

嫺都性婉

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于房宗族敬焉生三男

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

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歛焉建武二年

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

歿于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

為魯哀王與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明畧善聽訟

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與

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旱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其雨降澍

視事四年

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

年以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

故徙興為北

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

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

名馬坊城也

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

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

東宮尤見幸待人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興尊者居中執轡在左

與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

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

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

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此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

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召而謂之曰

朝廷設問寡人

朝廷謂天子也

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

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

子危我哉

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

此乃孤幼時進趣

之行也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恚之行也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

以來志意衰隋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

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

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

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

十首 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

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

又封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

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

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

徵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孫壽光侯

普為北海王是為項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

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

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

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

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

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人東觀與謁

者侯射劉珍 與望平侯毅 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

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

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

告良大怒 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

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

之還白方坐囑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日欲

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

後漢書 趙孝王傳 九

許汝耳當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復何若乎

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

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于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絳騎牛哭且行何足

賴戰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

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

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

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况建武三

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小子為亭

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二弟

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
肅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
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姑父喪私娣小妻小妻妾也又

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

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

懸其屍道邊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時

故城在今荊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為內焉

時耶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禮義乾

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

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薨子獻王赦嗣

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

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爲祉

光武族兄春陵康

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于

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

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氣上書

求減邑內徙

東觀記曰考侯仁于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曰子許

墓元帝許之

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

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

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

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

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別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爲廬江都尉也

歲餘會族兄

安衆侯劉崇起兵

安衆康侯丹長沙定王子崇卽丹之玄孫之子

王莽畏惡

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

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

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

守曰都尉事邪敞怒斥太守曰鼠何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先是平帝時敞

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

平帝時王莽輔政祿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

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

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

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回曲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

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相黨。乃為

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龔父侯為爵。東觀記曰。敞為嫡

子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嫡子姬送。女人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

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

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

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若

特也。罕于公尊于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管下士。上士倍中士。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人。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敞卒。社遂特見廢。又不

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

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

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

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

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于臨涇

及更始降于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

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于懷宮。建武二

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

侯。

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

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

國葬于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

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

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

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奉鄉官也

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

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各

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

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

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

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

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縣

也十年歙薨封小子輝為堂谿侯輝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

南吳房縣有堂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

亦薨封長子柱為即侯即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即音其紀反以奉終

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歙從

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

續漢志曰茂自號為

劉先

亦聚眾京密間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榮陽縣東南密縣屬

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

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

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

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

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

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浮

弟尚永元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

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

殺伯榮為妻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

賜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

蒼梧郡今梧州縣也

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

顯子信賣田宅同地

晉交反

財產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

劉押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釜亭侯長辭詢更始父

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

弟竊賜兄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

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

西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

代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
 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
 令近人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
 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
 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
 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
 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于
 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首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
 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節節乃西之

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

為慎侯

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十三年更增戶邑定

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燕

私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

為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孝侯二十八年卒

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

白牛蓋鄉亭之號也

今在鄧州東也

坐楚事

謂楚王英謀反

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

徙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平汝南

因封為汝陰王

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川郡汝陰縣也

信遂將兵平

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
乃詣洛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
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

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閭里門也少相厚更始

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

為亂兵所殺順乃問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

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

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縣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

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
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

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弁嗣弁卒無嗣國

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

為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于樊氏皇

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

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為

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

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更梁字季少

愛漢書 成武孝侯傳 十六

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 東觀記曰 卒 筋學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 憲字翁君春

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

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

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

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于

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

軍持節就國都于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

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
為更始柱功 伏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
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

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 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
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 城在今

陳倉縣南十里縣名今成州 同谷縣也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
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于谷口谷口縣故城 今醴泉縣東

北四十里鄠元水涇注曰涇水東 經九嶷山東 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

遂到雲陽就殺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

後漢書 順陽懷侯傳 十七

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請禹于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廕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

子章嗣

齊口濟武沈雄義戈乘風

此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

倉卒匪圖

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終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通字大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

允謹開門之...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 王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也

軍從事出補... 監都蕭何從... 亦為五

後漢書卷之四十五

李王鄧來傳第五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

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

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廷也

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守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

通亦為五威將

軍從事出補丞丞有能名

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

監郡蕭何從事游之丞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

莽末百姓愁怨通素

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家

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

市兵起，南陽騷動。

騷亦動也。

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

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

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

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

續漢書曰：先是

李通同母弟由，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

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

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

握上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

備不虞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

共語移日，握王極歡。通因具言識文事，光武初殊不

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

當如宗卿，何通曰：已自有度矣。

度計度也。音大各反。

因復備

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

財官都試騎士日。

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

勒車騎財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

前隊大夫謂南陽太守甄阜也。屬正

謂梁丘賜也。

因以號令大眾，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

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于道病死，

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

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

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

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

聞之乃繫守于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謂禍

大不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

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

恩刎割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

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未盡殺之南

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

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

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

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

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

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光武即位徵通

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

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年

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

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公孫述遣兵赴

救通等與戰于西城破之西城縣屬還屯田順陽順陽

後漢書 李通傳 三

縣名屬南郡哀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

時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

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

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

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

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

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

聽于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

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

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

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

春有消首疾鄭玄注云消酸削也

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

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

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

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

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大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

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

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

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

李軼後為

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唯通能以功名終永

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

安眾縣屬南陽郡故

城在鄧州東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
係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
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歎
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竝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論語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

比命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

謂識文也莊子曰猖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
何之矣鄭玄注云望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

妄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
李英曰代有無妄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 汗滅親

宗以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
缺望也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

昔蒙毅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于柏舉
吳師入郢蒙毅奔入宮負

離次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

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百姓人化校蒙

之功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蒙毅怒曰毅非人也

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而食余豈患無君乎遂棄于

山 即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涪王敗
出云燕人入臨淄盡取齊寶

燒其宮室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

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

也 彼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鄂入常
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

舞陽因 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
其名藉而逃亡
也 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
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

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

之常與卅邛收散卒入萇谿萇音力于反劫畧鍾龍間盛

之荆川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眾復振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

引軍與荆州牧戰于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

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

林眾俱敗于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

秋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人事成卅張邛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以利合常大悟曰王莽篡試殘虐天下百姓思漢

故豪傑竝起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

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

相結而去常還具為卅邛言之卅邛負其眾皆曰大

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

乃稍曉說其將師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

承間篡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

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

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

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

後漢書 王常傳 六

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弱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于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于是諸部合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

將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遠人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

令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

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

夏常將妻二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

曰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

忘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

違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

早歸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

後漢書 王常傳 七

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櫛也言始遇宜

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曰斷金易繫

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任南陽太守

赤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安破更始以為天下復失綱

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

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

也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

與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

兵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曹平尚書事封

山桑侯山桑縣屬滎郡今亳州縣後帝為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

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

日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

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

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

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

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

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

沛郡賊東觀記曰沛郡賊蒯虛也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

受其傳王常傳

丁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

璽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絕席謂尊

顯之也漢官議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常別擊破隗囂將

高峻于朝那囂遣將過烏氏

朝那縣屬安定郡也

常要擊破之

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

後北屯故安拒盧芳

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

十二年薨

于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

石城故城

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也

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三千石

有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陽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史

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

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

晨心獨喜

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

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

及光武與家屬避吏

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

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

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

時于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

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
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
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撫曰行矣不能相救無
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
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冢
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
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畧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
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榮
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更始北都洛

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
亦間行會于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
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

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于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

迹同古字通用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

房子侯房子今趙帝又感悼姊沒于亂兵追封諡元

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

房侯吳房今豫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

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

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

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新息

今豫州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

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于

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綠侯綠音力全反人奉朝

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

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十萬復遣歸郡晨與

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

丞相奏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衍饒明年定

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

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上官屬傳一人員中五人駟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長承

巷令家令招迎新野主鬼與晨合葬于北芒乘輿與

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

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

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

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

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

後漢書

來歙傳

十一

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

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

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

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

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歙大歡即解衣以

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拜為大中大夫是時方以隴

蜀為憂獨謂歙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子陽稱帝道

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川方畧未知所任其謀

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

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

心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下

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

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于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

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

收羸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譏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

也也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國家以君知臧

否曉廢典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鬻子恂字伯春

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

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凶吉之決在于今日。

歆前刺鬻器起人部勒兵將殺歆。歆徐杖節就車而

去。器愈怒。王元勸器殺歆。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器將

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

名與器不可忘受也。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

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

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穀穀我鄭鄭人使伯錡行成。所

晉人殺之非禮也。上表使在契間可也。

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

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

也。害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華

元曰：楚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

之遂圍宋。宋入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小國

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鞠不可辱。况于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歆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

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歆與

征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歆。合二

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

番須回中並地名也

年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

徑至畧陽也

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得畧

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

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

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

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

囂眾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

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畧屯長安悉監護諸

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

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

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

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

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于是大轉糧運

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

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

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

後漢書

聚名也解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

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

及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

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

馬援等進擊羌于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

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

襄武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

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于是隴右遂安而涼州

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

環安于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

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

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

臣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亦雖在

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

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

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

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

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肖似

行漢書 卷四十五
也不似猶 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
不賢也

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

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

太中大夫賜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

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羌

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征羌故城在今豫州

鄆城縣東南也子裒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

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裒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

歿裒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

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儀

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

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

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

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

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

多美書 來叙傳 十六

姬即安帝嫡母也故
寶于帝為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

為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

廣謝憚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

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

聖舍新繕修犯土林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人長

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

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死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

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

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奉旨皆以

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

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

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

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是日遂廢太子為

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汎

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祓諷祓音丁外反

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閻丘弘陳光趙代施

延太中大夫朱張張音丑羊反第五顛顛音下結反中散大夫

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

後漢書 來歙傳 十七

侍御史龔調

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

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

守丞兼守之丞也

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

續漢守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

一人主乘輿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

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

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

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讎

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

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

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

歷怫然

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

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

復昔之

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共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

復輾轉若此乎

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

乃各

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

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

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

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于是遷為衛尉殺諷劉

瑋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伉

伉音丑良反

施延

陳光趙代等竝為公卿任職徵王男兩吉家屬還京
 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
 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拜
 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
 卒官子定嗣定向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
 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中騎校尉弟豔字
 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
 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合家從識

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
 家李通家富為贍也

少

公雖孚宗卿未驗

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識
 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知命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
 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

君叔斯無言玷

玷缺也

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小雅采芣
 詩日豈敢

定在
 月三捷

